



書叢小科百

論義主國帝濟經

著富爾華
譯偉義謝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32

80

5 C2

$$\frac{321.03}{8074}$$

書叢小科百

論義主國帝濟經

著富爾華

譯偉義謝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譯者贅言

這本書是英國狄更生 (G. Lowes Dickinson) 所編國際小叢書之一，是國際主義者的著作。我們讀任何一種著作，尤其是讀帶有色彩的著作，若不留心著者的地位及思想，更有許多難於瞭解的地方。譯者希望讀這本書的人，切不要忘記了這點。

著者是英國人，所以行文時每以英國為主；這在英國人看來很覺自然。而譯成中文，便覺勉強，不過若心目中時有這是『英國人寫的書』一個觀念，則文理欠通之處也能瞭然。這本書是國際主義的著作，帶有宣傳國際主義的使命。凡有宣傳性質的書，對於事實的敘述，總是着重有利於自己的理論的處所，這本書雖大致公正，也不免有偏見之處。譬如對於中國海關制度的稱贊，便很有討論的餘地。但我們若記着這是國際主義者的著作，則對於這種地方自然不會驚異。

人類的理想若成了某時代的思潮，便多少能影響時勢，這真理已經證明。國際主義便是影響國際關係的理想之一，在智識階級尤其是在明瞭國際情形的智識階級中，頗有勢力。現在影響國

際關係的理想最重要的不過四種；就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已包含在三民主義之中，帝國主義正是掠奪中國的魔鬼，共產主義我們也領教過了，這些我們都有了相當的認識，這本書除了供給國際知識之外，還可以使我們認識第四種理想——國際主義。

我們尤其要認識國際主義對於中國的主張。中國問題已成爲最大的世界問題，中國問題不得到合理的解決，所謂世界大同永遠是一個『黃金夢想』。在這本書寥寥四章之中，中國問題竟佔一章有半，就是當前的證明。譯者希望這本書能供中國人比較的研究，以了解世界上對於中國的態度，以認清自己的前途，決定自己的主意。

目錄

第一章	引論	一
第二章	經濟帝國主義下之非洲	一九
第三章	經濟帝國主義下之亞洲	四二
第四章	因與果	五八

經濟帝國主義論

第一章 引論

這本小冊子所要討論的，是歐洲各國與亞洲非洲那些未開發的國家的關係。現在有一種世界潮流，對於歐非亞三洲的居民發生了最深切的影響；我們都是這潮流的身受者，目睹者。大凡一種重大的世界潮流，——譬如基督教，封建制度，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及本書所要討論的現象等——在一般人看來，總似乎非人力所能控制，身臨其境的人，尤其如此。他們以為這種潮流是不可避免的，與地震，季風，冬夏代謝等自然勢力一樣。這種命定觀 (Fatalistic view) 固為許多人及歷史家所津津樂道，但實異常荒謬。人們對於自然勢力，對於動物界，確有相當的控制力，因此人類的歷史，很少受他們的影響。過去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大都是人類自己所支配的歷史，是人類的信仰與願望所支配的歷史。如果沒有一些人相信某種事，願意某種事，一定不會有基督教徒，不會有

基督教；如果沒有一些人相信另一些事，願意另一些事，一定不會有早年基督教徒的被虐殺；而基督教之所以不能化全世界為基督教徒，就是因為某種信仰與願望也會戰勝了他一種信仰與願望的緣故。

歐洲沉淪於封建制度中凡數百年之久，不是上帝使其如此，也不是一兩個君主使其如此，封建制度乃是百十諸侯萬千農奴信仰的產品；這種關係，一般荒誕不經的歷史每把他湮沒了。世界大戰不是德皇威廉造成的，也不是其他「罪魁禍首」造成的；乃是因為那些成千累萬的看英法德各國報紙的人，信了那些報紙教他們信的事，願意有那些報紙教他們願意的事，纔造成了空前的世界大戰。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的關係，歐洲文化與非歐洲文化的關係，發生了深遠的變化。現在這種變化已成了一種世界潮流，其影響的深廣強烈不亞基督教與封建制度。把一八〇〇年的世界與一九〇〇年的世界略一比較，就可以看出這變化的要性。在一八〇〇年，歐洲以外的土地固然已有幾處受了程度不同的歐化，但是被歐洲國家所統治的地方與人民是很少的，也

沒有幾處被歐洲國家強迫歐化。到了現在，未曾歐化的一切地方實際上已或明或暗的被歐洲國家統治了。讓我們把這變化再仔細看看：在一百年以前，非洲雖有一部份被侵入的葡西英法人所歐化了，但這些歐洲人沒有深入非洲內部；這些歐洲人在亞洲沒有根據地——雖然英國在印度已經有商業公司，法國荷蘭及葡萄牙已經有幾處很小的領土；在太平洋及澳洲大陸歐洲人尙未曾侵入，也未曾有統治的勢力。到了現在，北美洲已全部歐化；南美洲已大致歐化；非洲除了阿比西尼亞（Abyssinia）與里比利亞（Tiberia）兩國外，尺土寸地，都被歐洲各國瓜分罄盡直接統治了，就是阿比西尼亞與里比利亞是否真正例外，還是問題。在亞洲只有日本真是獨立不受歐人羈絆，其餘還有很大的土地已經被歐洲國家所征服所瓜分了。太平洋中的島嶼不是歐洲國家的領土，便是他們的殖民地。

所以現在有一種世界潮流，就是歐化全世界。但是這潮流是由兩種過程進行：第一種是上段所講的那種「歐化」，這是人類歷史中常見的現象。地面上各種族時時遷徙，美洲澳洲以及南非洲的殖民，不過是種族遷移的近例而已。這種殖民，起始也許有屠殺或征服，但到了後來總產生了

一種新的土著文化及獨立政府。在美洲及太平洋，侵入的民族與移殖者或是與土人混合，或是自己繁殖，終至成爲獨立的人羣，有自己的文化與自己的政府；在南非洲也約略如此。但是在亞洲及大部分的非洲卻由另一種過程進行。本書就是講後面的一種。在非洲除開南邊一小部分外，沒有殖民這回事，沒有什麼種族的糅合，沒有產生過新的民族與新的文化。非洲人與非洲的土地只是被歐洲國家征服了，臣服於他們的專制的直接統治之下。在亞洲——後面要講到——這潮流又有兩種形式。在印度中國的一部，及中國鄰近的地方，歐洲各國也直接掠奪土地統治人民，和在非洲一樣。但是在中國本部，波斯，及土耳其，歐洲各國的勢力是間接的，並不奪取土地，並不統治人民，只是要替歐洲的人民增進經濟利益。

以後幾章就是研究在非亞兩洲正在進展的這種過程。當然，對於這樁事最好是分別研究，但在這裏先把他的普通性質多講一點，也覺很好。我們現在要研究的現象是歐洲人與亞非兩洲的非歐洲人的真確關係，這關係結晶於歐洲國家對亞非人民及國家的政策上。這政策的結果，全部非洲人及將近全部的亞洲人都臣服於歐洲國家的直接或間接統治之下。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

這政策的動機，目的，及其結果，——研究這些國家因爲有什麼動機纔去把遼遠的土地人民臣服於他們統治之下；研究他們統治了那些土地人民之後，抱着什麼目的，發生什麼結果。人類的，民族的，或國家的動機，都不是簡單的；想在瓜分非洲，征服印度，掠奪中國等複雜的現象中，找出一個單純的原因，本是荒謬絕倫的事。但是歷史的事故與潮流雖發生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卻每每有一個特出的原因爲其真正的原動力。五十年來歐洲國家對於亞非二洲的政策，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這政策的結果已經使亞非二洲被他們瓜分，成爲他們的帝國，或帝國領土，或勢力範圍，或掠奪範圍。如果歐洲人沒有某種信念與願望，一定沒有這麼一回事。分析起來，造成歐洲帝國主義的信念與願望約有四種：一道德的；二感情的；三軍事的；四經濟的。我們且看看每一種對於帝國主義政策的形成有什麼關係。

帝國主義是一種道德義務觀念，而歐人統治亞非的人民，取得他們的土地，在道德上是應當的，而且是必要的，此種見解常常在帝國主義者的演說和文字中表現出來。故所謂帝國主義，總括在一句話說：就是所謂『白種人的責任』（the white man's burden）。按照這種歷史的政治

的見解來說白種人在心思上，毅力上，是最優秀的民族；尤其是在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上，宗教上，及道德上，他們是『上帝的選民』（God's Chosen People）。上帝的選民的第一責任，就在使其他民族臣服於他們，然後使那些民族沾染些高等文化的實惠——二千年前的迦南（Canaan）是如此，現在的亞洲非洲也應如此。如果那些民族頑梗不化，不承認自己應處的地位，不願接受給予他們的好處；就應該把他們征服或屠殺，直至承受為止。這種道德觀念多少滲進了帝國主義的政策內，當然毫無疑議；不過到底怎樣影響那種政策，卻不可不認個明白。

在十九世紀中，帝國主義的動力並不是道德觀念；並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因為要使被征服的人民受着歐人統治的實惠纔去征服亞洲或非洲的地方；並找不出以征服地的利益為口實的帝國主義行動。當他們去征服一處地方的時候，他們所持以出兵的口實，不是從經濟方面自圓其說，便是從軍事方面或感情方面（國家的威望方面）自圓其說。他們出兵（一）或為要懲創一種未開化的民族（懲戒出兵）（二）或為防止已征服的地方感受未征服的地方的惡影響（懲戒出兵）（三）或為報復侮辱國旗的仇（感情的，威望的）（四）或為保護本國人民的經濟

利益。由實事方面看來，在十九世紀的末期，帝國主義者已經不說爲征服的人民謀利益而建設帝國了。然而道德觀念仍舊是帝國主義的護身符。雖然他們不說征服亞洲或非洲是爲亞洲人或非洲人謀利益，是要使他們沾染文化，基督教，法律，秩序的實惠；但是一旦征服了一塊地方，那地方人民的福利就是他們不肯撤兵不肯放棄的理由。法國侵佔突尼斯（Tunis），英國侵佔埃及或烏干達（Uganda），沒有人說是以利人心爲動機；然而突尼斯人及埃及人的福利，卻被英法據爲不肯撤兵的理由——甲必丹路加德（Captain Lugard）替英國某公司佔得烏干達，不肯退出，其所持之主要理由就是說：一旦撤兵，烏干達的人民及基督教與英國的商務必定要蒙極大的損失。總之，道德觀念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就是這樣；歐洲人以自利的動機建設了帝國，卻自稱是以利人的動機去維持帝國的存在。『白種人的責任』是他們爲自己的利益自行擔負的，也許偶一不慎自己放在肩上的，不過放上之後就成了自己的義務。

感情衝動也與帝國主義多少有點關係。如果戰事發生在很遠的地方，歐洲人不能身受其苦的時候，感情衝動發揮得非常顯著。實際上，各國獲得土地最初每每由於幾個冒險家或好大喜功

的軍人；他們在歐洲實業發達的城市不能伸展志氣，於是漂流海外，屠殺或征服那些運氣較好而文化較低的亞洲非洲人，以求滿足他們的慾望。但在近百年中，歐洲帝國主義發展之原因，並不以這些人爲主要。殖民地總督或軍官們的野心也許是領土擴張的原因（在印度是如此）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政治家主張以亞洲非洲爲他們那些不安分的人民的逐鹿場所。影響帝國主義的感情衝動另有一種比較重要的在：在英法德意各國國家，在一般負責或不負責的政治家演說中，在一般歷史家及著作家的文章中，常常顯露出一種普通的成見，以爲在歐洲以外得了一些土地就是他們國家的光榮。照這種思想看來，國家的威望與征服未開化的人有深切的關係。一方面，本國在歐洲以外得了土地，就增加了光榮；在他一方面，旁的國家得了土地，就不啻減少本國的光榮。所以當英國取得色普魯斯島（Cyprus）時，法國的內閣總理說是法國威望的一個打擊；法國要恢復光榮，必得在東京（Tobago）或突尼斯取得若干土地，最好在兩塊地方都取得若干。德國在西南非洲或在他地取得殖民地時，英國的歷史家政治家也常說是英國的打擊——軍事上，經濟利益上，及國家光榮上的打擊。這種民族心理恰好與社會上的階級心理一樣：一個人有摩托車，有僕人，

在社會上似乎就有了光榮；並且，如果甲乙二人在社會上的階級相同，甲有了這些東西而乙沒有時，在乙就似乎損了威望。但是，這種心理對於各國的政策雖然確有相當的影響，究竟還不能推動政策的進行。帝國主義者着手侵略的時候，沒有一個政治家敢冒大不韙，明目張膽的說，這種土地或勢力範圍的奪取，是要增加他們國家的光榮，他們只說這是保護或增進國家經濟利益的必要手段。固然，歐洲各國滅亞洲人或非洲人的國家的時候，也會借口說那被滅亡的君主或政府，損傷了他們大國的光榮；例如法國征服阿幾里亞（Algeria）就是借口阿幾里亞王用蠅拂侮辱了法國領事；但是，這種侵略，各國人民已不再認為正常，所以在幾十年前亞洲非洲的被蹂躪，與這種侵略並沒有多大關係。真正說來，感情的原因，在帝國主義政策中，正像上段說過的道德原因一樣。『帝國是光榮的』這種觀念並不是奪取土地的理由或動機，只是維護既得土地的口實。事實上，帝國主義的侵略每每由幾個軍人資本家及政治家發動，由他們秘密進行，英法德普通一般的人民直到已得到領土或將得到的時候纔忽然知道。在這三國中也有反對這種侵略的人，但未已成舟，這些少數反帝國主義者只好在已成事實之後，主張放棄。在這種時候，感情的理由或上段說過的

道德的理由就用得着了。帝國既然是光榮的，做人民的自然應當愛護；反對帝國，反對主帝國義，或主張放棄帝國已得的領土，都是不愛國。帝國愈大，光榮也愈大，而損傷他的光榮的人或主張放棄他的領土的人愈加是不愛國。然則上段所說的道德與這裏所說的愛國心並不是帝國主義的動因，不過用來做壓迫反帝國主義者的口實而已。

軍事的動機爲歐人侵略原因之一，也是顯然的事實；不過，一般人常常把他誤解了。在某種區域內，軍事的原因確實促成了帝國主義的政策，例如法蘭西與意大利之於地中海，就是這樣。法蘭西奪取阿幾里亞摩洛哥（Morocco）及突尼斯；意大利奪取特里波里（Tripoli），都是以軍事上的必要爲辯護。他們說：『如果我們不佔據這些地方，旁的國家就要佔據以爲攻擊我們的軍事根據地。』但是，這種說法只用於非洲北岸與法意相望的一小部份地段；並且他們也不常用這種說法。其餘在亞洲非洲的地方，離歐洲太遠，得到了那裏的土地並不會影響歐洲任何一國在軍事上的安全。一般帝國主義者並沒有說，奪取西非洲或亞洲的土地是要爲他們祖國求軍事上的保障。但是，土地得到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國家不但要防衛本國的疆土，並且要防衛殖民地。於是就可以

說，要防衛已得的土地，必定要再得些土地。所以英國抓住埃及不肯放手；她抓住埃及不是因為要防衛英國本身，乃因為不得埃及就不能保全印度。然則軍事的理由並不是發生帝國主義的大原因，不過是繼續增加帝國領土的一個理由而已。

由這樣看來，上面所舉道德的，感情的，及軍事的三種信念，都影響人們的思想，都是帝國觀念的成因，都影響了帝國主義的政策。但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僅僅有上面三種原因之一，或三種都有，並不致使歐洲各國從事侵略或繼續侵略，使亞非二洲被人宰制。這是可以證明的。假使歐洲人對於歐洲以外的地方只抱上列三種見解，則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歷史必定大不相同，必定沒有全世界的侵略，亞非兩洲必定不至受人宰制。非洲北岸也許會被法意兩國瓜分；英國也許抓住好望角（Cape Colony），征服印度；冒險好動的軍人也許時時替他們的國家在非洲沿岸及亞洲海口佔據微小的領土；傳教士也許單獨負起「白種人的責任」，使黑種人、櫻種人及黃種人輸入些歐洲文明及基督教義，在萬里他鄉留下些令人景仰的聖蹟。而大多數的非洲人與亞洲人必定還保存他們的故國，不被歐人征服宰制，能在他們自己的經濟政治制度之下，過那歐人自誇替他們創

去了的不安定無效率的生活。

但是，講到經濟的信念，願望，及原因，事情就大不同了。在歐洲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任何一階級當中，經濟的原因都顯然可見。我們知道，經濟帝國主義的歷史，可劃分兩個時期，在四五十年以前，歐洲新起的經濟制度及歐洲人的經濟思想也曾使歐洲人侵入亞洲或非洲，甚至宰制幾處土地。但這種侵略是零碎的，是有意無意的，而對於歐洲各國的政策也沒有什麼影響。歐亞非三洲當時的關係幾乎完全是經濟的；而這種經濟的關係只是私人商業的關係，只是歐洲人銷售工業製造品於亞非二洲而換取原料的關係。這種事業完全是私人的，完全是「買賤賣貴」為歐洲文明骨幹的原則所發生的自然趨勢。在這種事業中，歐洲人的商業公司曾取得很多土地；曾發生商人與當地政府很厲害的衝突，因而間或引起他們歐洲本國政府的干涉。但是，歐洲各國並不承認有保護或增進國民在外的經濟利益的責任，國民也沒有夢想政府承認。當時並沒有聽見說，國家有組織的權力應該特意的，無所顧忌的，用在增進這種利益上——到了現在卻是各國政策的第一原則。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情況就大變了，歐洲的政治與經濟的傾向，到這時生了深遠的變化，經濟的帝國主義乃在這時突然發生。這種帝國主義發生急劇，正像春天花葉的怒茁一樣。但是，春天花葉之所以怒發，是因為那些花樹經過冬天，已漸漸起了看不出的變化。同樣，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歐洲社會與歐洲人的思想，已在漸漸變化，漸漸變到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下，只須一兩件小事把他觸發，全世界政治就發生了根本變化，人類社會就變到現在這種不幸的情況。

工業革命造成了工業社會。歐洲人口繼續着大量的增加，並且集中在城市或工業中心地。要給養這些有增無已的工人，要使他們不失業，必得要利用歐洲以外的食品與原料。並且那些工業都是在資本主義下進行的，資本家供給資本，管理工業；因此，以歐洲的工業製造品交換歐洲以外的食品及原料，自然對於他們有莫大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之下，經濟利益及與此有關係的各種信念與願望，一天一天的被人重視，於是行爲的動機，不再是宗教的，道德的，或階級的信念，而是孜孜營利的原則，——是那『買賤賣貴』的原則了。一切可以增進國民或階級或個人的經濟利益的工具都被他們用盡了。在那些工具中最有力量的，自然是現代國家的有組織的權力。於是政治學

就成了經濟學的變相。按照這種信仰或哲學，國家與公民經濟利益的關係可由英國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信念完全表出，就是：『商務是最大的政治利益。』這一說不但爲大家所承認，並且爲大家所遵行了。

在一八七〇年左右，經濟帝國主義的時機於焉成熟。這時歐洲人已深信經濟利益是一切利益中的最大者，漸漸認定國家的力量應該用來增進人民在外的經濟利益，並用來對抗他國人民的經濟利益。於是有了下面兩個近因，這種信念與願望就開花結果，亞洲非洲就沉淪於歐人經濟侵略之下，受其宰割。（1）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之間，非洲內部情況及其無量的富源，因斯坦來（Stanley）探險的結果，大白於世。（2）同時，各國自由貿易政策也起始改做保護政策。形成這種保護政策的信念與願望，施之於新開放的非洲及亞洲，就發生了經濟帝國主義。這種保護政策的理論與實行，認定國家組織應用來做對抗他國人民的經濟利益的工具，認定在本國的四週，要築起關稅的藩籬，使本國境內只做本國工業品的市場與原料庫。這種新觀念——也可以說是重商主義的復興——盛行於資本家及工商業界，而這種階級那時在政治上的勢力又日進無已，所

以他們的信念與願望常常在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間歐洲各國的政策上表現出來。他們的新觀念中又夾了一些戒懼與貪慾；他們恐怕人口增加不已而工業品找不着有利的市場，又恐怕大規模的生產找不到充分的原料與食品；他們又想排除他國的競爭，自己好得利益。

保護政策起初只限於歐洲及北美洲的美國，但隨即蔓延亞洲與非洲。懷着戒懼與貪慾的歐洲人隨即注意到亞洲非洲充滿了需要的市場，注意到那兩洲蘊藏豐富的原料。他們都知道，保護政策一定會把他們排出於一部份歐洲市場之外，斷絕多少重要原料的接濟；所以爲圖補救起見，自然而然的想把他們在亞非二洲的市場及其鑛產森林等原料上的地位弄得十分穩固。經濟的貪慾與戒懼當然不能限於一洲，工商業既然在歐洲本部成了國與國的競爭，在歐洲以外當然也可以發生同樣的局勢。法國既然可以藉國家的權力與組織排除英國商人於法國之外，當然也可以在阿幾里亞用同樣的手腕。法國既可以在阿幾里亞用這種手腕，她或旁的國家自然可以在厄多拉多（Ethiopia）或地廣人衆物產豐富的亞洲用同樣的手腕。當時盛傳比王利物浦假借名義，利用斯坦來去爲他自己及比國取得新發現的厄多拉多，就是這種觀念。

一八八〇年左右，一般人都發這種議論，於是馬上就影響了各國的外交政策。法英德諸強國於是垂涎非洲，儘量的奪取土地。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年這十年當中，有五百萬方英里的非洲土地，六千萬的非洲人民，沉淪於歐洲各國統治之下。同時，在亞洲方面，英國併吞了緬甸，宰制了馬來半島及俾路支，法國也成功了瓜分中國的第一步，奪了東京與安南。這些強國在太平洋方面又奪取了許多島嶼。

經濟原因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下兩章將詳細說明，我們在這裏暫且注意兩點：第一，歐洲各國在亞洲非洲的侵略併吞是資本家及資本家的股份公司所引起的。在從前的德屬東非洲，德屬西非洲，及英屬東非洲，尼薩蘭(Nyasaland)，南非洲，尼幾里亞(Nigeria)，剛果(Congo)，英屬北婆羅洲等處，侵略的先鋒隊都是有特許狀或沒有特許狀的商業公司，這些公司與當地的酋長訂立許多條約，攫得了他們的主權，為帝國的建設開闢了道路。其餘的地方如喀美隆(Cameroon)，如托哥蘭(Togoland)，如意屬沙美里蘭(Italian Somaliland)，如法屬剛果(French Congo)，也都是先由資本家商人及商業公司立下了基礎，纔引起他們國家的併吞。所以經濟的信念與願

望，與上面那三種道德的感情的及軍事的原因完全不同。經濟的信念與願望乃是各國後面的原動力。

其次，各國的政策乃是各國政府的府院政策，而各國政府就是政客的結合。假使我們看看一八八〇至一九一四年間那些主持帝國主義政策的政客的演說辭，就可以知道他們在人民方面辯護那些政策時，舉出些甚麼道理。法國這類的政策以若萊飛爾 (Jules Ferry) 聖依萊 (Auguste Hilarie) 及愛迪安 (Edouard) 三人爲主角，他們三人都承認經濟動機是主要的動機。他們說，法蘭西必須在亞洲及非洲建立起她的帝國，她的製造品及資本纔有銷路，她的食物及原料總能覓得支持。英國主張這種政策最力的人是老張伯倫及羅斯伯理 (Rosebery)。張伯倫曾經說過，他們政府所注意的就是『要把舊有的市場擴張起來，把新的市場建設起來。』他又解釋說：『所以我們現有的帝國必須維持，這也可說是我們的義務。』『並且必須把我們的勢力伸展到新近開放的非洲。』羅斯伯理也有同樣的見解，以爲英國在海外掠奪土地乃是『爲後世子孫取得利權。』在德國，帝國主義的第一步是由畢士麥 (Bismarck) 開端，雖然他並不是主張帝國主義的人。他之

所以有這種行動，是由工商業界逼起來的；他曾說過：「在歐洲以外他並不想得到土地，只想發展商業。」可見他的行為也是根據於經濟的理由。

由此看來，現代帝國主義的動力是經濟的；現代帝國主義是發動於經濟的信念與願望。歐洲人之宰制亞非兩洲固然還有旁的原因；但是即使那些旁的原因完全沒有，僅僅有經濟的動機，仍會發生同樣的結果。所以我們把這個潮流稱做經濟帝國主義。

第二章 經濟帝國主義下之非洲

非洲的面積約共一千一百五十萬方英里，人口約一萬七千萬。當一八八〇年時，落在歐人手中的地方不到一百萬方英里，人口不到一千萬。到了一八九〇年，英德法比葡五國已佔得六百萬方英里。到了一九一四年，全部都在歐洲國家統治之下；只有兩處例外：一是阿比西尼亞，面積約三十五萬方英里，人口約八百萬；一是里比利亞，面積約四萬方英里，人口約二百萬。下面的表是各國瓜分非洲的總賬。

國名	面積	積人	口
法蘭西	四·二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英吉利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德意志	一·一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比利時	九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	

葡 荷 牙	八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意 大 利	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西 班 牙	七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瓜分的過程，前章已經講過，此處還要加以補充。原來他們採用了兩種方法。有幾國，在一八八〇時早已有了幾塊很小的根據地：法國已經佔據了阿幾里亞，又在色尼加（Senegal）及加彭（Gabon）有些很小的領土；英國已經奪得好望角，又在西部海岸有三處小殖民地；葡萄牙老早就在非洲東西海岸佔了一些地方。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幾年，經濟帝國主義初興，這些國家自然就利用這幾處地方為基點，進行蠶食鯨吞。於是把鄰近的地方先劃做勢力範圍，然後實行佔領；或者找出些口實，出兵征服附近的部落。所以法國在阿幾里亞旁邊得了突尼斯，隨後又在這兩處地方的旁邊得了薩哈拉（Sahara），再加上摩洛哥，就完成了她在非洲地中海的帝國。同時，她又派軍人冒用科學調查或探險的名義，從這些北部西部沿海深入內陸，以取得許多『腹地』（ Hinterland）。她想把許多『腹地』連接起來，造成一個整個的帝國，包括兩岸的剛果，尼幾里亞，達和麥

(Dahomey) 象牙海岸 (The Ivory Coast)，色尼加；地中海岸的摩洛哥，阿幾里亞，突尼斯及東非洲的莎美里蘭 (Somaliland)。這政策是由法國政府苦心孤詣的進行，又有一般熱心殖民者從中運用，所以差不多完全成功。但是在英國人手上，她卻受了兩次挫折。她想佔據尼加河 (Niger) 口，與英國爭持，但爭持許久之後，那塊在經濟上很佔重要的地方終究落在英國手裏。她想佔據尼羅河 (Nile) 上流，以便連絡西部的領土與東部的法屬莎美里蘭；但又與英國衝突，經過華修達 (Fashoda) 事件之後，終究又讓與英國。

法國在非洲勢力的擴張，不像他國，完全是用武力手段。英國人嘗說，英國的帝國是莫名其妙造成的，在法國就顯然說不過去。法國的帝國——就法國某歷史家的話——是「一種政策的結果，這政策的決定會經過細密的考慮，其施行又有良好方法，乃能破除一切困難，終至於成功。」但是，有計劃用武力的侵略，也並不限於法蘭西一國。英國對於北非洲的埃及，對於南非洲好望角殖民地，也曾用同樣的手腕。在華修達事件中，吉青納 (Kitchener) 所率的英軍與馬相 (Mar-chand) 所率的法軍，同是奉了本國政府的命令想去佔據尼羅河上流。英國由好望角殖民地向

北侵略，也經過了許多戰爭；一八七九年有祖魯戰爭 (Zulu War)，一八九〇年有馬修納蘭的佔領 (The conquest of Mashonaland)，一八九三年有馬太北里戰爭 (Matabele War)，一八九九年有波兒戰爭 (Boer War) 這些戰爭都經過細密的考慮。祖魯戰爭起於好望角總督弗勒 (Sir Bartle Frere) 的苦心孤詣的結果，而結果竟如願以償，併吞了祖魯蘭 (Zululand) 一塊土地。劍橋近代史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寫弗勒道：『他是一個有堅決遠大志願的人，他認定英國的勢力遲早要擴及全部南非洲，一直到北與葡萄牙領土交界爲止。所以他併吞托蘭斯瓦 (Transvaal) 攻擊搗亂的加飛 (Tlasker Karfers) 允許把爭持不決的地方讓與祖魯人，但要求色蒂哇若 (Cetewayo) 即刻放棄軍事手段。其結果乃引起了一八七九年頭七個月中的戰爭。』在前章中，我指明了人類的信念與願望對於歷史事故有原因結果的關係，此處就是一個當前的例證。如果一個國家殖民地的總督，想擴張殖民地的範圍，而當其衝的地方又不願受人宰制，其結果必發生戰爭，南非洲就是一個例子。

英法二國的侵略雖然表面上用的是武力，但是骨子裏的經濟動機卻不可忽視，侵略的工具

是戰爭與武力佔領，侵略的目的卻是市場，原料，利潤。法國若萊飛爾的政策上章已經講過，政策的
第一礮就是一八八一年突尼斯的佔領。突尼斯佔領可說是經濟帝國主義的標準例子。在一千八
百六七十年間，突尼斯還在土耳其宗主權之下，有自己的政府，那時有許多法國銀行家投機家，假
經濟勢力逐漸侵入，把突尼斯陷入萬劫不復之境。他們以高利率的借款借與當地長官，因而攫取
許多『經濟讓與』(economic concessions)。當地長官欠了這些巴黎銀行家許多借款之後，要付
利息，於是不得不向人民搜括。人民被括得貧不聊生，時起叛亂。於是這些銀行家及『讓與追求者』
(concessionaires) 就籲請法國政府，要求保護他們在突尼斯的利益，壓平突尼斯人無時或息的
叛亂。若萊飛爾政府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就派了一支兵去壓平叛亂，保護法國人在突尼斯的利益。
這次出兵，巴黎人個個都知道，是由於經濟的動機，克里孟梭 (Clemenceau) 在法國國會裏說過，
這回事等於一次『大投機』。若萊飛爾對國會聲明採用這種手段的理由時，也說法國之要得突
尼斯，是因為那裏是『我們製造品的銷場，是利於投機的地方』。

在若萊飛爾之後，法國的殖民政策幾乎完全出自愛迪安一人。自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他掌

管殖民事務。他不斷的用武力政策，在非洲略地幾百萬方英里。但他的動機仍與若萊飛爾的絲毫無二，仍然是經濟的動機。當一八九四年，英法兩國在尼羅河上流的競爭到了危迫的境地，愛迪安親臨法國下議院，主張對英國取侵迫政策。這次他把他平日所抱的侵略政策——用武力方法或用科學探採方法——的動機說出來了。他說：『因為要保持法國在新大陸——指非洲——的地位，因為要保持那塊土地作我們製造品的銷場，及工業的原料庫，我們已經在那裏取得了殖民地，已經建設了帝國。現在我們要把這帝國保持着，并要把她擴大。』

英國在非洲的武力侵略，其動機也正是一樣。張伯倫說英國之所以『長久佔據埃及』，是要『把新的市場建設起來，老的市場好好發展起來。』在華修達事件之前三年，倫敦商會曾要求張伯倫當權的英國政府，要他們採取適當的手段，取得尼羅河上流，由烏干達到華修達那一段。再者，英國在南非洲的武力侵略，也很明顯的是由於經濟的信念與願望。一千八百八十幾年間，在英國的好望角殖民地中有一黨人，專想用武力手段擴張英國的領土。那些人的動機可由好望角殖民地的首相的話明白看出。他說：『這殖民地許多的人想國家幫忙，但其中大多數是爲一己的私利；他

們希望藉軍隊的力量，與人家締結可以發財的契約。」尤其可注意的，是洛德西（Oest Rhodes）在南非洲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動機。他的政策在一千八百八九十年間很堅決的進行，與一八七九年弗勒的政策毫無二致。他想用種種方法，把南非洲全部弄到大英帝國統治之下；能設用締約的方法達到目的，當然正如其願，否則至必要時用武力手段亦在所不惜。圈住托蘭斯瓦共和國（Transvaal Republic），使她在西邊不能得貝專納蘭（Bechnanaland）一點土地，在東方不能近海，就是這政策的一部。這政策之如何影響南非和平，如何影響英人荷人間的關係，讀者可閱萊德博士（Dr. W. J. Leyds）所著的圈住了的托蘭斯瓦（The Transvaal Surrounded），常見分曉；我們在這裏只看其中經濟的動機究竟是何等堅決。當一八八四年，托蘭斯瓦與英國間的倫敦談判將近妥協時，洛德西打了一個電報給好望角的首相，電中說：『不能讓托蘭斯瓦得一寸土地。』在那時候，那問題已經是純粹的經濟侵略。原來他們所爭的地方就是貝專納蘭；他們所爭的問題就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與托蘭斯瓦的疆界問題。洛德西的意思是要依商路分界，不依當地居民的意思及分佈情況分界，談判中所着重的也就是這點。其所以不能讓托蘭斯瓦得尺土寸地，是因爲

如果她得了土地，通到北方的商路就落在她的疆界中；英國就得不到那些商路。好望角殖民地的首相，與德俾（Lord Derby），及英國政府，都接受了洛德西的主張。界線劃定後，那些商路果然劃在英國領土之內。這種劃法完全不顧當地居民的權利及分佈情況，把當地的民族生硬的剖開。隨後多少年間，土人常常發生暴動，就是劃界不當的結果。

此後英國勢力在南非洲的膨脹，完全出於經濟的動機，並且完全由經濟組織所經手。在一八八九年南非洲公司（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取得了英王的特許狀。依特許狀所規定，這公司的目的，是在貝專納蘭及南非洲共和國（South African Republic）——現在是洛德西亞（Rhodesia）——獵取『讓與』，并利用那些『讓與』。這公司的主腦就是路德與傑姆生（Dr. Jameson）。一年之後，這公司就用武力佔據了馬修納蘭（Mashonaland）。兩年之後，洛德西與傑姆生又招了一枝兵去侵略馬他貝勒蘭（Matabeleland）。招兵的條件是：每一個兵士可以在馬他貝勒蘭選取一塊九英方里大的土地，又可以向公司分取馬他貝勒人的牲畜——他們唯一的財產。軍隊招足以後，公司就與馬他貝勒人的王羅本古拉（Lo Bengula）尋釁，公司的

軍隊就侵入他的領土，居然把他打敗了。經過這一次，一個在倫敦街上開設的商業公司，就變了南緯十六度至二十二度間一塊面積十四萬八千方里，居民七十萬的土地的主人翁。這是經濟帝國主義最好的例子。

上幾段所講的，都是歐洲國家利用已得的土地爲膨脹的出發點。這種方法只行之於南非洲及北非洲。瓜分非洲中部的的方法卻與此稍異，但經濟的動機更容易看見。英德比瓜分熱帶非洲，都用了另一種方法。最初由一些私人或半私人的探查隊侵入土酋所管的地方。這些探查隊總間接或直接與商業公司或資本家銀行家有關係，或受商業公司與資本家的指揮。他們每每以公司或社會的名義，與土酋訂立些損人利己的條約。這些條約真是天下最奇怪的文件：土酋簽約只畫一個記號；條約中土酋所得的都是歐洲人的公司幾匹布或是幾瓶酒，及歐洲人允許給予他的保護；而他所付與歐洲人的代價，卻是統治全部土地人民的主權。

例子用不着多舉，只看下面幾個就可以證明上說的真確。英國的國民非洲公司 (National African Company) —— 後來改做皇家尼幾公司 (Royal Niger Company) —— 與尼幾利

亞君主訂立了許多這類的條約，後來英國取得尼幾利亞就是以那些條約爲根據。在那些條約中，——訂於一八八四與一八九二之間——尼幾利亞的君主說：『我們把全部土地讓給國民非洲公司。』英國之取得英屬東非洲及烏干達，也是根據英國東非洲公司（The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與贊齊巴蘇丹（Sultan of Zanzibar）及烏干達王和其餘土酋所訂的許多條約。德國之取得德屬東非洲，（German East Africa）也是根據德國東非洲公司（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的前身德意志殖民公司的彼得博士（Dr. Peter）所騙得的許多條約。斯坦來以比王利物甫（Leopold）所開設的公司名義，在剛果與五百多個獨立的土酋訂立許多條約，於是百萬方英里大的比屬剛果就落到利物甫手中。

所以非洲土地獵取是直接由資本家的團體或公司從中指揮。不但如此，這公司團體還與各國政府有密切關係，還有政府在後面保護他們。一八八五年德國東非洲公司得了德政府的特許狀；同年，英國東非洲公司也得了英政府的特許狀；一八八六年皇家尼幾公司，一八八九年英國南非洲公司也先後得了英政府的特許狀；至奪取剛果的那個公司，則受比王利物甫絕對指揮的。各

國政府對於這些資本家銀行家的公司團體不但予以承認及助力，甚至鼓勵他們用任何方法——包括戰爭——去維持統治權；並且在一個公司還沒有把某處地方穩穩佔據之前，老早就把那地方的行政權交把那個公司。所以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中，有一種奇異的現象。這時以俾利爲主的英德法比各國的股份公司，得了他們政府的承認與贊助，在非洲擷得了二百萬方英里五千餘萬人民的地方；並且在那些地方一方面行使行政統治的權力，一方面又孜孜營利。

由以上幾段看來，可見瓜分非洲的根本動機確實是經濟的。擷取殖民地的動力發自資本家及銀行家；擷取殖民地的行爲大都是股份公司的職員所做；而歐洲國家的權力也簡接直接的爲這些公司盡力，原來這時歐洲人已經深信國家權力應該用來增進她的國民在非洲或任何旁的地方的經濟利益了。

以上所講的都是關於瓜分非洲的原因或動機。現在應該看看他們管理那些領土是用的什麼方法，及用的什麼原則，然後可以討論對於歐洲非洲的人民究竟有什麼影響。現擬先研究經濟帝國主義對於歐洲國家及歐洲人民的影響，再研究對於非洲人的。

的確，英法德各國人對於非洲的性質，是有一種模糊不清的觀念。由他們的言辭及文字上看來，他們總以為非洲殖民地真是母國的財源，因為既可以作製造品的銷場，又是原料的寶庫，又是利於投資的地方。並且，他們有了從前老殖民地的觀念，以為殖民地總是可以殖民的，以為那裏一定可以做由母國移出的人的居留地。但這觀念的錯誤不久就證明了，非洲實在不能像美洲，甚至澳洲及新西蘭那樣的可以殖民。歐洲人不久就覺到他們只能在非洲很小一部份地方住家做工；並且，就是可以住家做工的非洲極南極北地方，歐洲人移進去的還是很少。在一九一一年，號稱『白種人的故鄉』(white man's country)的阿幾里亞受法國統治已經八十餘年，並且法國已經費了很大的力量去向那裏移民，然而那時人口五百五六十萬中，歐洲人只有七十餘萬，而這些歐洲人中法國人不到五十萬。南非洲聯邦現在人口約六百萬，其中歐洲人只占二百二十萬，而這些歐洲人中有許多還是荷蘭人的子孫。

阿幾里亞與南非洲落在歐洲人手中已經百年上下，真是『白種人的故鄉』。而那裏的歐洲人尙且只佔人口中的最少數。至於歐洲人在熱帶非洲殖民的失敗，自然更不容說。在一九一四年，

德國四個非洲殖民地的面積總共有九十三萬方英里，人口將近一千二百萬，但其中白人的總數僅僅兩萬。英國的英屬東非洲，尼薩蘭，尼幾里亞，及黃金海岸，總共有土地七十萬方英里，人口約二千二百萬，而其中的歐洲人只一萬二千。

所以，非洲領土並不能用來殖民，在銷納人口這方面看對於歐洲國家並沒有益處。然則他們之爲母國富源又怎樣？要答覆這個問題只好求諸統計，只有借出入口貨物的統計纔能說明這些地方是怎樣的一個工業的原料庫，是怎樣的一個母國工業品的市場。看了這種統計之後，又可見他們以那些地方爲母國富源的觀念也是一種謬誤。

我們且先看英屬熱帶非洲的能力與現狀，這些地方包括沙美里蘭，英屬東非洲，尼薩蘭（Nyasaland），剛比亞（Gambia），黃金海岸（Gold Coast），西拉隆納（Sierra Leone），尼幾里亞（Nigeria）。在大戰前一年，這些地方的輸入總共英金一千九百萬鎊，輸出總共一千八百萬鎊。由英國本部輸入的總共不到九百萬鎊，輸出到英國本部的貨物總共不到八百萬鎊，前英國本部是年的總輸出共值六萬三千四百萬鎊，總輸入共值七萬六千八百萬鎊。這個統計可以表示什麼？這統計

表明了：即使英國抓着熱帶非洲的殖民地，做她的工業品的市場及原料庫，而這些地方所銷的英國貨只能佔英國總輸出百分之二，輸入到英國本部的也只能佔總輸入百分之二。但是，無論那國總沒有做到完全壟斷殖民地商業的地步，所以在實際上這些地方只銷售了英國總輸出百分之二的出口貨，只供給了英國總輸入百分之二的進口貨。這些地方在英國工業之重要與智利約略相等；阿根廷共和國所銷的英國貨還等於非洲那些地方所銷的三倍，所供給的等於六倍。帝國主義的經濟觀念的錯誤還有別的證據比這個更明白的麼？這樣龐大的英屬熱帶非洲殖民地，這費了許多生命與金錢得來的地方，其在經濟上的重要竟遠不及一個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國！還有什麼根據去說，如果那些地方不屬英國，就不會是英國貨品的市場，及英國工業的原料庫？所以這些地方就是不屬英國，對於英國工商業的影響，也一定是不足輕重的。

主張保護貿易的人或者要說，這是自由貿易的結果，如果在保護政策之下，殖民地對於母國的經濟一定有很大的利益。然而法國是厲行保護政策最甚的帝國主義國家，由法國的經驗看來，上面的說法仍舊是錯誤。法國的熱帶非洲殖民地對於法國工業也是一樣的不足輕重。那些地方

所銷售的法國貨物也只等於法國總輸出百分之一二，而供給的也只等於總輸入百分之一二。

非洲殖民地在經濟上無關輕重本是當然的事。在沒有有效需要的地方，歐洲工業國家自然找不着製造品的銷場。在現在情況之下，非洲實是沒有這種需要。非洲有些地方人口確是不少；歐洲帝國主義者就誤認那些土人可以做工業品的顧客。這實是他們把那些土人的社會經濟狀況忽略看了。例如英屬東非洲及烏干達共有人口六百萬，但英國貨物在那裏所銷售的數量總不能超過那些土人在現在情況外所能購買的數量。土人的購買力如何，可以看看他們的工資。在英屬東非洲，平均每人每天的工資只有二先令三辨士。在這樣小的工資率下，那些人的總收入決不能超過五百萬鎊。由他們收入之中，先要付出食物費，又要支出稅款；這兩項至少要付二百五十萬鎊，剩下的纔可以買歐洲貨物。所以知道了這點，則一九一三年那裏六百萬人只買了一百萬鎊的英國貨，並不是可以驚異的事。就只倫敦公園巷（Park Lane）住的幾十個人的購買力，已經要比那裏幾百萬非洲人的大得許多，他們所銷的英國工業品，已經要比那幾百萬人所銷的多得許多。

英法德的人又常說非洲的物產豐富。這也是一個錯誤。那裏所產的原料也並不十分重要。樓

油是西非洲的重要出產，現在就把他來做例。一九一三年輸入英國的精製櫻油共值二百萬鎊；沒有精製而可為英國工業用者，約值一百萬鎊。而那年由旁的地方輸入的棉花值七千萬鎊，羊毛值三千四百萬鎊，生銅值七千萬鎊，鐵砂值六千萬鎊。由上可見非洲殖民地在英國原料供給上占很低的地位。那些地方的出產固然也很重要，但比到棉花羊毛等就瞠乎其後了。

帝國主義者又以為殖民地是供給原料的來源，這尤其錯誤。這些殖民地並不是特殊的源泉，因為歐洲國家並沒有做到使殖民地原料只供給本國工業的地步。歐洲資本家在這些地方掠到農產礦產品物之後，只賣與願出相當價格的主顧，並不問他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各國的入口貨表都是很好的證據。尼幾利亞是英國一個產金屬的熱帶非洲殖民地，產錫礦，若照帝國主義者的說法，尼幾利亞既是英國的殖民地，則對於英國錫礦的供給一定要占重要地位。但就入口表看來，英國自尼幾利亞輸入的錫只值四十萬鎊，從巴利維亞（Bolivia）輸入的錫卻值二百萬鎊，而由阿幾里亞及突尼斯輸入的鐵砂也值一百萬鎊。如果說尼幾利亞是英國所有，又能供給錫礦，所以可貴，則巴利維亞不屬英國，而對於錫的供給實比尼幾利亞重要四倍；突尼斯及阿幾里亞屬於法

國，而供給英國的鐵也比尼幾利亞的錫多了一倍。

以熱帶非洲爲財源的不是一般工業階級，只是那些在熱帶掠奪勞工剝削地皮的少數資本家及「讓與」追求者。殖民地對於歐洲國家本身的貢獻並不是利潤，而是犧牲。歐洲國家管理殖民地的預算比決算只有虧空。法國德國常常虧空很大；英國雖不如此，但如果加上出兵的耗費，則英人對於統治三千五百萬非洲人的權利，也付了很大的代價。

在非洲的經濟帝國主義對於歐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這裏可以單簡說說。現在大家都承認，瓜分非洲的競爭對於一八八〇到一九一四年間歐洲的國際關係發生了最悲慘的影響。但是，這政策究竟使歐洲各國猜忌到什麼程度，卻很少有人明白。原來英法兩國有二十五年不能合作，就是以這個爲唯一重要的原因。埃及問題，尼羅河上游的爭奪，尼幾問題，都是兩國猜忌的原因，並且有兩次幾乎引起戰事。同時，法意兩國在突尼斯，特里波里，及阿比西尼亞的競爭，也使這兩個當然要親善的國家互相仇視，使意國聯絡德奧以抗法國。對於歐洲大戰，這在非洲的帝國主義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德國在非洲沒有分得相當的殖民地，於是他要求得一塊「在太陽底下的地

方』(a place in the sun)要滿足這個要求，就要打破那分賊後的現狀。這就是英德間、德法間互相仇視的真正危險因子。摩洛哥問題是這種仇視的表現，也就是歐洲大戰的先聲。

德法英的人自命爲頭腦清醒，如果真是清醒，怎麼不知道這政策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所謂害者：如國際間長期的仇恨，如戰爭危機，如歐洲大戰。然而利在何處？不過可以自視爲泱泱大國的人民，因爲能用鎗砲征服了統治了非洲的野蠻種族；不過少數同胞因爲管理非洲找到了飯碗；不過幾個資本家及『讓與』追求者因爲掠奪非洲的土地與人民而賺了錢——或蝕了本。

然則經濟帝國主義對於非洲與非洲人又有什麼影響？帝國主義者說，因爲歐洲人的瓜分，非洲乃有法律，乃有秩序，乃有基督教及文化種種好處。固然，非洲因受歐人的統治得了從前沒有的法律與秩序。但這種有秩序的管理，總是成立於戰爭，『懲戒出兵』及大屠殺之後的。而在比屬剛果，法屬剛果，德屬西南非洲等處的管理，竟至是慘無人道，難道這也可以叫作『法律』、『秩序』？他們又使歐洲戰爭蔓延到非洲。因這種事情而引起的非洲混亂與痛苦又怎麼講？

固然，歐洲人把他們的文化與基督教帶到了非洲。在一萬七千萬非洲人中有九百萬號稱

基督教徒。基督教就是這樣！如果歐洲人要使非洲沾染他們文化的好處，當然只有用教育這一個方法。但是，歐洲國家何曾真正爲土人辦了教育。在一九一七年，尼幾利里人口有一千六百五十萬，但只有六十一個公立學校，八十六個領津貼的私立學校，將近一千個完全私立的學校。政府的收入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鎊，而教育支出只四萬六千鎊。在烏干達，土人所納的直接稅共有十八萬鎊，而在教育上政府竟至沒有用什麼錢；那裏有三百三十五萬七千人，但只有五千人進教會學校。歐洲人雖無意把文化傳到非洲，不能把宗教傳到非洲；但他們的經濟制度卻侵進去了。這本是不凡驚異的事。經濟的動機與目的既然能使歐洲人侵進非洲，各國在那裏的管理政策自然不會跳出這個圈套。

歐洲經濟制度與非洲本地的經濟制度，本來差不多完全相反。前者的特點是（1）土地私有，生產工具私有；（2）社會分成兩個階級，一個是地主資本家階級，一個是沒有資本而以工資餬口的勞工階級。而非洲人的生活都是部落生活，他們的政府是酋長統治的政府。那裏沒有什麼工業，也沒有大規模的農業，更沒有倚賴資本家以工資餬口的無產者。土地都是部落所共有，就不

如此，也沒有歐洲那種土地私有制度。所以歐洲人侵入之後，原有的這種制度自然不能繼續維持。歐洲人攫得非洲土地之後，一般政治家就應該想法使非洲經濟制度與歐洲的相適應。但他們很少注意這點。不使他適應就要使他消滅。一般政治家，因為受資本家的慫恿，大概都採消滅政策，只在西非洲的幾塊英國殖民地是例外。

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怎樣移植到非洲，非洲的制度怎樣被他消滅，大概全世界的人都略略知道。資本家或股份公司奪取了土人的土地，土人於是直接或間接的被逼得去用歐洲方法，在歐洲人所有的土地上工作。這方法先行之於比屬剛果，隨後又行之於德國的殖民地。那種土地的侵佔，勞動的掠奪，真是慘無人道。但一般人每每只見到那些事情的殘刻暴戾，而把其中的真意義反忽略了。要知道並不是那種殘刻使那制度變壞，實在是有那種制度纔有那種殘刻；而那種制度又通行於全非洲，並不限於德比兩國的屬地。在熱帶非洲任何一處地方，歐洲資本家都要去侵佔土地，去掠奪勞工，去把非洲土人變成實際上的奴隸；並且除了英屬西非洲外，這目的都漸漸要達到了。只舉幾個例就可以知道。在十九世紀末年，法屬剛果遭遇了比屬剛果一樣的命運。所有的

土地與居民都落在追求『讓與』的公司手中；土地的一切出產都成了『讓與』追求者的財產；於是土人維持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替歐洲人用歐洲方法做工。這些土人既失了土地，又變成了事實上的奴隸，於是常起暴動。法國人要維持那種制度，就只得用比利時人用在比屬剛果那種殘酷的流血的方法。法屬剛果與比屬剛果不過是兩個極端相同的好例。其實這種壞的制度已經漸漸普及於全非洲，不過用的旁種方法而已。拿英屬東非洲看看。英國對於英屬東非洲的政策是她在非洲的標準殖民政策；除開西非洲外，對於其他非洲殖民地的政策都與此相類。在英屬東非洲，英國政府把好一點的土地用土人手中奪了出來，讓給白人或白人的股份公司。土人只有一些殘餘。這種方法發生了一個必然的結果。在非洲的歐洲人自己並不從事體力勞動，所以他們雖有了土地，如果沒有土人替他們耕種，還是沒有用處。而這些土人在自己還有點土地的時候，自然要替自己耕作；誰願在那被人家搶去了的土地上去替仇人耕作，以謀獲得工資？於是這些白種人就要求政府去強迫土人作工。強迫的方法當然很多；如直接用法律強迫；如其他種種間接方法，或者減少他們的殘餘土地，使土人不能維持生活不得不替白種人工作；或者對於不替白種人作工的抽

稅；或者奪去土人的殘餘土地而強迫他們替白人作工。這些方法他們都要求過，有幾種現在已經在英屬東非洲施行。例如，土人沒有法律保護的土地權，就是留下給他們的土地也曾有被奪而交與白種人的事。在尼薩蘭，不替白種人做工的要納特別稅，在英屬東非洲，政府常常命令土人酋長，勒令供給勞工，這些酋長只得強迫土人拋棄自己那殘餘土地去替白種人耕作。所以在英國的殖民地中，既有土地的奪取，又繼之以強迫徵工。而在那裏的工資，戰前只兩三個辨士一天，戰後也不過七八個辨士。這種事情的經濟弊害可想而知。

這種掠奪非洲人以歐洲人的事情，還有人替他辯護，說這是經濟上不可避免的事。他們說，低的文化自然要讓高的文化；土人既不能開發他們的富源，就應當站開，讓歐洲人去做；這不但是應該的也是無可避免的。用事實來證明，這種說法竟是根本錯誤。在非洲西岸，英國的殖民政府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政策。在尼幾利亞、黃金海岸、剛比亞、西拉隆納，英國政府把土地看作土人的財產，不讓歐洲人去取得，並且多少獎勵土人去用經濟的方法使用土地。由其結果看來，可見非洲人只要有機會去做實在是完全能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做一個好好的自由民的；他們是可以經

濟方法耕種自己的土地，而供給歐美工業社會所需要的農產物。由下面幾件事實就可以證明。在英屬西非洲，耕種自己土地的自由土人，生產了許多機製品，可可茶，花生，棉花，橡皮等等，平均每人每年輸出自十先令至四五鎊。而在尼薩蘭土人非心願的被白種人及其股份公司使用去生產咖啡，花生，棉花，橡皮等等，每人每年輸出的數額不到兩先令或不到七先令。固然，西非洲的土地是比東非洲肥些，但上面的數目至少可以證明：土人自己耕種自己的土地，在經濟上的效率，並不低於被逼而在歐洲人的土地上做的工作。

第三章 經濟帝國主義下之亞洲

歐洲人宰制非洲的土地與人民，對他們施行經濟掠奪，都是用些陳舊的方法，如戰爭，佔領，吞併等類。歐洲人吞滅非洲的國家，只是弱肉強食的結果。然而在現在世界之上，做人家奴隸的並不一定身體爲他人所有，並不一定在身體上受他人殘刻的壓迫。經濟的奴隸，在感情上雖不似身體奴隸的可憐，在實際上卻正與身體奴隸一樣。

在亞洲的帝國主義有些特別處所，與在非洲的不同，頗值得我們仔細研究。但這個卻比在非洲的複雜許多，所以在預定的篇幅中，只能略敘幾個重要的特點。

最近五十年，亞洲的命運正與非洲的相同。亞洲也備受了歐洲國家猛烈的侵迫，並且這裏的帝國主義，也是在一八八〇年前後爆發的。在亞洲有些地方，帝國主義也用了在非洲那種方法。歐洲國家也曾因明目張膽的經濟野心佔領過亞洲的土地，吞併過亞洲的國家，正像在非洲一樣。例如一八八三年法國攻打中國，吞併了東京與安南。一八八六年，英國侵犯緬甸，廢了她的國主，併了

她的土地。但是，在大部份的亞洲地方，並沒有用這種強佔或吞併的方法；直到一九一四年，還只有印度，亞洲的俄國土地，法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海峽殖民地，香港，爪哇等處是歐洲國家的屬地。然而其餘的地方如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也並不是沒有被她們侵犯。在這些國家中，歐洲文化也曾深深的侵入，尤以在經濟方面為甚。這些國家，除日本外，雖然政治方面不直接臣服於歐洲國家，但都間接在她們控制之下。換言之，土耳其，波斯，及中國，雖然沒有明白被人吞併，然而歐洲國家對於她們仍直接間接的控制着，能够宰割她們以增進歐洲人的經濟利益。現擬簡略的把這種事情在中國所生的結果加以研究；但在研究這結果以前，似應說明何以佔領吞併等事未行之於這幾個亞洲的國家。

在大戰以前，一般人總以為土耳其，波斯，中國一定要被人滅掉，但這種預言至今沒有實現。這些國家之所以在名義上還是獨立，有一個毫無疑義的原因。就是：在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間經濟帝國主義爆發的時候，歐洲列強忙於瓜分非洲，因此對於較難瓜分的亞洲不暇注意。直至非洲瓜分終了，各帝國主義者間的猜忌又到了最高程度，這時大家都知道，如果明白的把土耳其，中國

瓜分，一定要引起歐洲大戰。他們又知道，他們國內那些有知識的無產階級，不見得可以騙起去自相屠殺，去爲吞併中國波斯土耳其而從事戰爭。所以，在這次所謂爲消滅戰爭而戰，爲保障比利時獨立而戰，爲民主主義而戰的歐洲大戰以前，這般帝國主義者對於這幾個亞洲國家的侵略，總圖避免戰爭，而採其他較好的方法。歐洲大戰的結果，這些亞洲國家的殘餘獨立，似乎受了損傷；這在現在當然不敢斷言，但似乎是有這種影響。

要征服或併吞亞洲民族是比征服非洲人難得許多。亞洲到處有很高的文化，有複雜的政治經濟制度，這些制度雖與歐洲的不同，卻不見得比歐洲的遜些。所以亞洲對於歐洲人侵略的抵抗與非洲人的不同；歐洲人後來也知道，對付波斯土耳其其中中國是不能用對付烏干達王及丁蒲克都（Tindikep）酋長那種手段。日本維新之後，亞洲人的抵抗力越發加大。日本的歐化，就是歐洲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一個大打擊。日本苦心孤詣的做學了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軍國制度，以抗外來的政治經濟的侵略。她成功得很快而且很圓滿。她不但能够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且要擠入帝國主義的隊裏去。此後歐洲國家知道要瓜分中國，必須請到日本，日本在地理上的位置最便於分

嘗一櫛，而以她的力量又不曾以些須而滿足，於是各國瓜分中國的事情，就總是這樣擱置下去了。經濟帝國主義之在亞洲比在非洲所用的方法較為間接，較為精細，就是因為上面的種種原因。然而其結果與目的卻與在非洲的一樣，也是用國家的權力去增進歐洲人在亞洲的經濟利益。現擬根據歐洲國家侵略中國的歷史將這種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略加敘述。

我們不要忘記，經濟帝國主義是文化衝突問題中的一部份，如果不記得這一點，中國近五六十年的歷史就不能確切瞭解。在十九世紀初葉三四萬萬的中國人正生活於一個中國政府及一個很複雜的中國社會經濟制度之下。他們的制度，他們的宗教，他們的文學與美術都有悠久的歷史。他們也與其他民族一樣，以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文化。因為他們所知道的文化只是自己的文化，所以生出這種觀念，歷史上這類的事都是如此，原不足怪。遠東那時沒有與歐美接觸，中國那時所知道的民族不過是日本、高麗及亞洲大陸幾個常被中國征服的民族而已。

但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那種社會結構上的變遷之後自然而然的就要與中國接觸。在新經

濟制度之下歐洲人的經濟願望與信仰使他們堅決的拼命的向外找銷場，找原料而這種制度又替他們造就了許多工具，如輪船火車及複雜而有力量的金融組織之類。他們挾了這種利器，就可向那些在政治不能抵抗他們的國家進攻，以期達經濟目的，以使他們的經濟制度壓在那些國家肩上。

歐洲經濟制度對於中國的第一個攻擊在十九世紀上半期隨後中國與歐洲工業國家的商務問題日趨嚴重。中國人既自信中國文化是最高的文化，不願與蠻夷之人有商務關係或任何接觸；而英法德美的商人又廣集中國沿海，自謂負有文化的使命，要中國開放門戶許他們銷售貨物，這就發生了兩種文化的衝突，兩種人生理想及兩種經濟制度的衝突。那些商人馬上就要求他們的政府，要政府使用國家的權力去把歐洲經濟制度硬加在中國身上。在前世紀的上半期，經濟帝國主義還未成爲政策的原則，還沒有一個歐洲國家以爲國家權力可以或者應該直接用來打開中國以增進自己人民的經濟利益。但在一八四二年，這些商人的行爲卻也引動了他們國家的權力去滿足這種願望。那時中國禁止外國商人的鴉片入口。一八三九年兩廣總督要英國商人交出

鴉片，英人不肯，於是封鎖英商商館，驅逐英國商人出廣州。這就是商人們的機會了。英國國民既然受了損失，英國政府自然應該要求賠償。英國政府接受英國商人這種意見，其結果就發生鴉片戰爭。及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這條約規定割香港與英國，開五口通商，允許英國在通商口岸設置領事。

其後十五六年，中國人時時想阻止歐洲經濟制度的侵入，終究沒有成功。那時巴爾馬斯登（Palmerston）掌英國政權，據劍橋近代史所載，他的政策是『利用任何機會去強迫中國好好與外國往來。』在一八五六年，機會來了。英法兩國就聯合去施行那種強迫。廣州是被佔領了，中國的總督也被捉去了。於是有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在這條約中，中國承認英國可以派使臣駐在北京，英國人可在中國自由遊歷，揚子江允英國船舶通行，另開放幾個商埠，鴉片可以輸入。法國俄國美國也與中國訂了同樣的條約。但中國又做了一次最後的掙扎，拒絕英國派到北京的使臣。於是有大沽口的陷落，有圓明園的焚燬。中國至此乃知道歐洲文化是不能抵抗的，於是有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中國至此乃完全開放。

著者敘述上面的事實，在使讀者能明瞭遠東國際問題的通性。歐洲新經濟制度之侵入中國本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在現在這種輪船火車的時代，一個沒有那種制度作武器的國家，自然不能閉關自守不與外國人通商往來。但是，中國之被經濟侵略，實引起了一種複雜而難解決的形勢。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實不能抵抗歐洲人的工商勢力，而兩種文化碰頭的時候，衝突又勢所不免。如講武力，中國人自然不是歐洲人的敵手。但武力之外，歐洲人還可用兩種旁的方法去開放中國。第一種就是直截了當的經濟掠奪，以他們國家那無敵的政治勢力為後盾，用他們那偉大的工商勢力去掠奪中國，以滿足自己的經濟慾望。第二種就是合作方法：他們可用他們的知識及力量幫助中國，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夠與歐洲的相適應；然後由這種制度所生產的財富中，領取他們那正當的利益。

有些人或者要以爲這第二種方法是不能實現的空想。但這是錯誤。這種方法在某種限制內卻已經試驗成功。在前世紀的中葉，中國的國庫及關稅制度，在原則上，很像羅馬在愷撒的時代一樣，故其對於歐洲貿易及歐洲商人之不適用，是毋足怪的。所以中國的海關業務，和歐洲的商人都

是愈弄愈腐敗。到後來，這種中古式的組織，對於外國進口商的征權竟至失掉了效用。到了一八五四年左右，私運偷稅的事竟成了家常便飯。在這種情況之下，吃虧的自然只有誠實商人，在太平天國擾亂，而中國陷於無政府的狀態的時候，各國商民，尤其為上海的外商，因中國不能執行條約，乃常常要求領事出來干涉。到了一八五四年，他們不能再忍，於是英法美幾國領事就與上海海關常局成立協定，議定由中國政府任命外國人做海關監察。協定中說這是因為「中國不能找到忠誠謹慎，通曉外國語言，以便嚴格執行條約及海關規程」的人，不得已而為此。海關隨即任命了三個稅務司，英法美各一。這種辦法，在上海做得很有成效，四年之後，乃推行於其他商埠。一八六三年英人赫德（Robert Hart）被任為總稅務司，在職很久；在他任內，海關制度煥然一新。關於他的事業，有兩點頗值得注意：第一，他自始就把海關事業國際化。在一八六四年，做征收員有六個英國人，兩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到了一九一二年，行政人員共有三百五十四人，其中英國人佔一百四十五，美國人佔十四，法國人佔三十二，德國人佔三十八，俄國人佔十六，日本人佔三十三，另有九國共佔五十，中國自己佔二十六。這種國際事業很快的養成了一種友愛精神。第二，他們做

事的時候，自來就認定主權還是屬於中國，中國並不因為有條約關係而失了主權；這種見解是很對的，現在大概沒有人發生疑問。換言之，這些海關洋員是把替中國造成一個能保護中國的正當利益及中國人的權利的海關做他們的責任。他們的事業，常碰着外國商人及外國領事們的阻礙，但他們畢竟成了功。所以中國在內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的時候，而中國人在海關方面，還有人替他們保障經濟的利益。

由此可見歐洲人是可與中國合作，使中國的社會組織與政府能適應現代經濟制度的需要。海關行政上的中外合作，對於中外都有利益，已為大家所承認。但這種事情沒有第二種。在前世紀後二三十年，經濟帝國主義並沒有停止；歐洲人仍舊肆無忌憚實行國際經濟競爭，像非洲，樣中國變做了他們經濟掠奪的目的；變做了供他們商人買賤賣貴，資本家重利盤剝的好地方。他們競逐利益時，又個個利用本國國家的權力以為工具。

這種事情從一八八四年起。那年法國宣布安南為她的保護國。這是法國覬覦華南的初步，以後就引起了各國在中國各劃『勢力範圍』。

若萊飛爾在法國下議院解釋這次出兵安南的理由，乃以經濟爲辭；說這可以開放中國南部幾個人口衆多的省份，以求法國人的經濟利益。隨後法國人確實預備用國家權力在中國達到她們經濟目的。根據一八八五年的條約及一八八七年的兩個條約，法國在中國南部取得了優越的經濟地位；規定所有往來於東京及雲南廣西間貨物，抽稅與旁的不同，抽一種與法國有利的稅。又規定如中國在南部幾省建築鐵路時，法國供給人才。

這是歐洲各國用國家的權力在中國替她們的國民謀經濟利益的起始。到了前世紀末，這種同樣的事情相繼而至，各國間引起了一種經濟利益的競爭。法國所得到的利益英國也得到了。在一八八六年，中國承認了英國在緬甸的主權，一八九〇年又承認了她在哲孟雄（Uganda）的主權。這時中國很有被瓜分的可能，但因爲上面所講的原因，瓜分的事竟擱置下去；直到前世紀最後的四五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纔到最高之點。各國的勢力範圍就是那年劃定的。

一八九七年是帝國主義最急的一年。這年俄國租了旅順及遼東半島，德國租了膠州灣，英國租了威海衛，法國租了廣州灣。他們並不是專想得那些地方纔去侵佔那些地方，他們想利用那些

地方以向中國政府作經濟特權的攘取。這種攘取的事他們已經實行過。每一國都圈了中國一部份的地方，以待他們的國民去掠奪；例如法國圈了南方幾省，英國圈了揚子江流域，等等。他們掠奪的方式，大概都是在這些所謂勢力範圍之內，奪取鐵路建築權，礦山開採權。

最要注意的是：這種經濟掠奪是肆無顧忌的；這些掠奪的外國資本家，只知以其本國政府爲後盾謀自己的利益，中國人的利益是不顧的。只要舉一個例，就可知道歐洲國家的權力怎樣的用來向中國施行經濟的掠奪。在一八九七年，一家比國公司得了京漢鐵路建築權。英國人疑惑比人後面有俄國人及法國人——這卻不是沒有根據——於是沙利斯伯（Lord Salisbury）就訓令英國駐華公使說：『這種讓與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的事業，竟至是對抗英國在揚子江流域的利益的政治行動。你須通知總理衙門；俄國在滿洲，德國在山東，已有了優先的權利，如果揚子江流域的優先權又讓她們或任何其他國家，則英國政府對於中國的經濟利益不能再以友好的態度合作；但中國政府如願借英國資本以開發揚子江流域各省，則英國將予以滿意的幫助。』中國政府沒有因此中止京漢鐵路建築權的讓與，於是英國公使就下一道哀的美敦書，大意說：英國政府認爲

在鐵路的讓與方面，英國沒有享到與他國同等的待遇。所以要求中國政府將下列各路，按比國例，讓與英商建築：

- (1) 天津鎮江間——此路可與德國人及美國人共同建築，
- (2) 山西河南接北京而達揚子江的商路，
- (3) 九龍廣州間，
- (4) 浦口信陽間，
- (5) 蘇州杭州寧波間。

英國公使銜英國政府之命，對中國政府聲明說：『如果不即刻承認上列幾點，則英國認為京漢鐵路的事是有意敵視英國，英國將取相當的對付。』英國政府又訓令她的公使，要他與海軍提督商量，給中國以一個相當的答覆期間。一個美國歷史家寫這事道：『中國政府慌於英艦之厲集，承受了一切要求。』於是英國得了她那份鐵道建築權。這幾條鐵路長度之總和有二千八百英里，其所經過的省份在十個以上。而俄國所得的不過是一千五百三十英里，其餘國家所得的比起來

更不足道了，在這種不流血的『讓與戰爭』(battle of concessions)——沙里斯伯所用的名詞——中，英國乃得了最大一份。

在這種戰爭中，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及其資本家雖沒有得到英國這樣大的一份，但她們的手段的毒辣也並不亞於英國。在這裏，我們不能把掠奪中國這複雜的國際爭鬪詳細分析，我們所最注重的是簡略的估計其結果。這種『讓與的戰爭』曾使各國的資本家間發生激烈的爭鬪，而這些資本家又都有政府做後盾。遭殃的就是中國。第一，他們毫沒有顧計中國人的利益。中國的交通，中國的礦產都做了那些資本家手中的抵押品，而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孜孜營利。中國的鐵路落在競爭甚烈的資本家手中，他們要競爭掠奪權，於是濫募債款，並不顧計到用法如何。加以中國官吏的腐敗，更促進了中國之淪落。於是中國的一切財源都成了外債利息的擔保品。中國人看見外國資本家這樣的掠奪，本國政府這樣的腐敗，利權這樣的外溢，悲憤的感情乃日增無已。他們又知道這種掠奪是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武力為其後盾的。於是有義和團事件，仇視一切外人。這是第一個結果。義和團事件大家都知道，這事有各國公使館的被圍攻；後來有八國聯軍入北京，把這亂事

壓平。這次事件本是歐洲各國造成的，因為她們攘奪中國的領土，又強迫中國以財源為外債利息的擔保，乃引起這次排外的事；但聯軍到了北京之後，各國又向中國要求鉅額的賠款四百五十兆

——這是中國反抗歐洲經濟帝國主義的懲罰金！

一八九七年英德俄法得了租借地，各國繼續不斷的用威力榨取經濟讓與，一九〇一年的庚子大賠款——這些事逃不了日本人的眼睛。日本的政治家都認定列強的掠奪中國，這時剛纔開張，日本如果不甘落後，就應該即刻去分取一瓣，這時日本在遠東的最危險的敵人是俄國；俄國已經租了旅順大連；已經侵進了滿洲，逼進日本的門戶；已經有奪取日本最近的大陸市場的危險。因為這種外來的逼迫，日本的政權乃完全落了軍人侵略家的手中。這般軍人而兼政治家做得很有計畫。他們與英國結了同盟，消除了旁面的顧慮，乃進而與俄國為難，阻礙她的計畫。俄國不甘屈服，於是日俄開戰。結果俄國戰敗。一九〇五年的蒲茨茅斯條約 (Treaty of Portsmouth) 就是這戰爭的收場；由這條約的規定，日本承繼了俄國在滿洲的經濟利益。自此以後，日本完全成了歐洲式的帝國主義國家。政治的壓迫與經濟的掠奪雙管齊下，日本現在在遠東及中國的勢力乃因此

常佔上風。

同時，中國的經濟衰落因而日增無已。但這裏要注意，自一九〇五年以後，各國間及其資本家間的競爭卻變掉了。受了這次日俄戰爭的教訓，各國從此知道：掠奪中國的競爭如果長此不變，則其結果不但要引起她們相互間的戰爭，並且減少可由中國榨取的利益。於是國際間的衝突一變而為一種很奇怪的國際合作，英法德日美諸國的大銀行家乃結合成一個銀行團。在這種組織之下，各國銀行家仍舊有本國政府為後盾；但對於借與中國的債款及自中國得來的讓與，大家用很詳細的方法攤分。這並不是想去保障中國人的利權；因為銀行團所注意的仍舊只是銀行團本身的利益。

中國人的仇外心理依舊很盛。他們既不能直接以武力對付外國人，於是遷怒本國政府，把被掠奪的仇恨大半加在本國政府身上——這也有幾分道理。於是政治的民主主義運動，自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死後馬上起來，一九一〇年竟有選舉資政院之事。但那年日本併吞了高麗，激動了中國人的忿慨，這忿慨以自己政府為發洩，於是有一九一一年的革命。

經濟帝國主義的兇徒並不對共和國另加青眼。中國在專制時代開始的經濟衰落到共和時代反達到絕境。歐洲及日本並不幫助這共和國，使其根基穩固，她們只繼續着經濟的掠奪。她們借錢與中國的軍閥政客，釀成了中國連年不息的內亂——軍閥政客借到外債，不是濫招軍隊，使上自己的腰包。在歐戰時，日本暫時在遠東沒有對頭，於是利用這機會向中國攘取許多經濟的及政治的利權。她在山東取德國而代之；在滿洲取俄國而代之；又出重兵於西伯利亞；她的銀行家又借與中國軍閥許多債款，以使軍閥墜入她的掌握；一九一五年，她又提出袁的美敦書，要求二十一條件，因此又得了許多經濟利權。這些事情激起了中國人排日的情感，常發生很有力量的對日經濟絕交。然而中國的內亂從此沒有終止；中國政府已經沒有救藥；中國的財政已經到了絕境；中國的土地已失了很多；中國的一切收入已完全成了那些有害無利的外債利息的擔保；中國的交通及大部分的礦山已經落在威脅利誘的外國人手中——經濟帝國主義的大功已經告成了。

第四章 因與果

前兩章講過了亞洲與非洲所正遭遇的政策——就是著者所謂經濟帝國主義。這政策的表現是歐洲的經濟制度侵入亞非那個世界潮流。然則現在有一個國際問題，就是西方文化與亞非文化的關係問題，著者說過，人們的信仰與願望是政策中或文化中的主動原則；在篇幅可能範圍之內著者曾處處努力證明此點。歐洲人之到亞洲非洲，乃因有某種政治的及經濟的信仰與願望；他們及他們國家對待亞洲非洲人的一切行動，根本是由這種信仰與願望所決定的。

若講到結果方面，則我們不能不說：非洲的淪亡，亞洲的混亂，及亞非兩洲的被掠奪，都是那政策的結果。只要知道了形成歐洲文化的信仰與願望，對於這種結果自然不會驚異。我們現在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時代；所謂資本主義者，因為現在全體社會的組織都是以某幾個經濟動機為根據。經濟競爭是歐洲社會的基礎；在這種競爭之中，只有資本及資本所有者最佔勢力。這種資本主義社會所遵奉的就是孜孜營利。買賤賣貴。因為遵奉這種原則所發生的動機，不但決定了資本家的

行爲，並且決定了這社會中一切人們，上自資本家下至工人們的行爲，

經濟帝國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及其原則用於國際方面的結果而已。歐洲人之到亞洲或非洲，其心目中只問『什麼有利，由亞洲非洲可得到什麼經濟利益？』凡是受過資本主義的陶冶的人，都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在歐洲本地，有資本的人可以用種種方法，對於工人及消費者施行經濟的掠奪，以圖一己私利；同樣，在亞洲及非洲，白種人可憑藉國家的權力，以戰爭爲手段，以專門知識新式機械及新式金融組織爲工具，去征服那裏的地方，然後對於那裏的土地及勞工施行經濟掠奪。所以在一國之內，社會上有兩個階級。一是資本家，一是勞工，一是掠奪者，一是被掠奪者；在國際社會上也同樣的兩種階級。一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是被壓迫的非洲及東方民族，一是治者及掠奪者，一是被治者及被掠奪者。

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施行這種經濟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沒有一點可令人滿意的地方。政治的統治與掠奪，經濟的奴隸，受着的自然不是心甘情願。六十年來歐洲人的統治及其文化的實惠，只在從丁蒲克都 (Timbuktu) 以至北京那些地方的人民心中造成了仇恨歐洲人的心

理，反抗歐洲人的貪慾與殘酷的運動現在正方興未艾。亞洲非洲的人不是永遠願意屈服於歐洲人專制的統治之下而任人掠奪的，歐洲人要在那些地方維持統治的權力，只有用機關砲等武力政策——這是印度與埃及所給與我們的經驗。歐戰之後，英國法國在中東及非洲又擴大了她們經濟掠奪的範圍。我們將來一定要看見被壓迫的民族對於歐洲人統治的反抗，將一年一年的增加；英法諸帝國將一年一年的更要倚賴武力去維持在亞洲非洲的統治勢力，去對抗歐洲方面的競爭者。

擁護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人一定要說：這沒有旁的辦法。如果人們永遠只能信帝國主義那謬誤的信仰，只能有帝國主義那萬惡的動機，則這說也未嘗不對。不過，現在確是有旁一種恰好相反的辦法，這辦法並且是歐洲國家及歐洲人所曾經擔保他們自己去誠意實行的。歐戰告終的時候，和約中曾制定了國際聯盟規約，這規約差不多曾經全世界的國家簽字。這規約中的二十二條是關於土耳其的亞洲領土及德意志的非洲屬地的，規定要歐洲國家在那些地方採行一種與帝國主義恰好相反的委任統治制度。據那條規定，委任統治制度的原則是：亞洲非洲人的「福利

與發展是文化的神聖使命，『這些人民的保育應委託先進的國家……這些國家之行使保育權是以被委託國的資格替國際聯盟行使，』『執行這種使命的保障應規定在本規約之中，』

自從這國際聯盟規約簽訂以來，事實已表明：各國及其政治家並沒有誠意去發揚這條的精神，甚至沒有誠意去遵守這條的規定。現在的國際聯盟，及現在的委任統治制度，只是世界上最可恥的事；英國法國在非洲及亞洲取得許多土地，以經濟掠奪規約二十二條，不過是供他們掩飾這種事實的用處而已。這本不足驚奇。國際聯盟的會員國，本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上；簽訂國際聯盟規約的政治家，本都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這些政治家所代表的人民，本都是以資本主義的信仰與願望做公私行動的原則的人。當歐西國家仍舊建築在這原則上的時候，當人們仍舊保存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信仰與願望的時候，事實上他們永遠不會把亞非的土地人民當作『文化的神聖使命，』只會把來當作牟利的地方，山摩塞爾的石油刮取利潤，或者當作找取廉價土地及廉價勞工的處所而已。

然而人類的信仰與願望是可以變更的。假使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信仰與願望竟變掉了，

則這種委任統治制度未始不可以在亞非與西方文化的關係上開一新紀元。在這最後的幾頁中，著者擬略略討論這種委任統治制度如何可以在中國及非洲施行。

規約第二十二條說，非洲民族及亞洲某幾個民族『還不能自存於現今世界繁複情況之下』。這句話的道理很多。歐洲工業發展及他種發展之後，世界情況已經變遷；非洲人，甚至文化很高的中國人，確是不能適應這種情況。但歐洲與他們的接觸是無可避免的，要適應現在情況，他們必須藉助於歐洲人。五六十年來經濟帝國主義的結果，非洲人還是在蒙昧貧窮做他人經濟奴隸的境地，中國人則被驅入政治經濟的混亂狀態之中。這都是歐洲人造成的，要改良這種情況，歐洲人先應停止他們那作惡的行爲。

規約又規定說『這些民族的福利與發展』應公認爲『文化的神聖使命』，這使命應由國際聯盟中的一切國家擔負起來。國際聯盟之奉行這種使命，應該在使這些民族能够適應現代的繁複情況。

規約又承認各民族的問題並不一致。有些是可以做一個獨立國家自己統治自己的，只要歐

洲助以行政上忠誠的幫助或專門的指導，並資以經濟發展上必要的工具，譬如中國及其亞洲民族都屬此類。又有些還不能馬上完全治理他們的國家，如非洲人就是這類；這類應先由一個被委託統治，以期增進他們的物質福利，並教育他們，使將來能自己統治。

這種制度怎樣可以行之於中國與非洲？這規約是帝國主義國家制定的，這些國家想遮蓋她們吞併的行爲，於是於規約中規定，凡委任統治的地方都由國際聯盟委託某一個國家做被委託國。她們的目的很明白：英國想做德屬東非洲及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被委託國，法國想做喀美隆及敘利亞（Syria）的被委託國；如此則世界情況完全與以前一樣，只英國法國取得了所想要的地方。

但是，委託統治制如在中國及敘利亞誠意的施行，卻不必委託某一個特殊國家。中國如果得到歐洲人的幫助，她可以完全自己統治自己。她只要歐洲專門家及行政人員，以便使她的政治制度能適應現代情勢。她所需要的幫助就是海關行政那種幫助，這是歐洲人已經給過她的。尤其是在財政整理方面，運輸，開礦，及教育方面，她很需要這種幫助。她的經濟富源的開發也需要歐美助

以大量的資本。如果國際聯盟誠意的擔負中國的保育，以中國人的福利看做這聯盟的及文化的神聖使命，則確實可以予中國以上列的幫助。如果國際聯盟是一個誠意的聯盟，不為掠奪中國富源的列強所操縱，則將來可以採下列的辦法：

- (1) 五十年來中國被奪的土地一概交還中國。
- (2) 誠意的實行門戶開放主義。
- (3) 中國被奪去的一切鐵路及經濟讓與全數交還中國。
- (4) 禁止助長中國內亂。
- (5) 助中國整理財政；關於這點，似乎頗有借鉅款與中國而由國際聯盟操有若干監察權的必要。
- (6) 應供給中國以歐洲專門人才及顧問，以整理鐵路，開礦，及辦教育等等。

在非洲方面的實行與這些應有不同。在非洲應先有一個被委託者以施行統治。有些人以為國際聯盟不能自己去實行統治那些土地，所以要委託某一個特殊國家。但這沒有根據，國際聯盟

怎麼不能夠用國際委員會去統治那些地方？不過，如果國際聯盟把統治的原則確切規定，並且保留嚴格執行這原則的監察權，則這些地方也可以由聯盟委託某一個國家去治理。無論用那一種方法，如果國際聯盟真是以非洲人的福利與發展當作統治他們的唯一原則，則應採下列幾種辦法，

(1) 應聲明土地是當地人民的財產，不許奪交歐洲人。應使土人各有維持家庭的充分土地。在歐洲人奪了土地土人因而不能維持家庭的地方，應以贖回或取消前約的方法使土人恢復充分的被奪土地。應用種種方法鼓勵土人去經濟的使用土地，如農業教育，專門指導，模範農場等等。

(2) 應絕對禁止任何強迫徵工，及其他壓迫工人去替歐洲人工作的手段。

(3) 應以教育非洲人使其能有經濟的及政治的自由為最大責任。教育之目的應在灌輸土人以做現代複雜情況下的自由人所必要的知識。因此應設立充份數量的小學校，使各個非洲兒童得受初等教育；並應有高等教育，設立專門學校，使非洲人能成為醫生，農業

專門等等，並能統治他們的國家。

(4) 應即刻予土人以地方自治的權，並應漸漸發展一個完全的民治政治制度。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二〇五〇二)

百叢書 經濟帝國主義論一冊

Economic Imperialism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eonard Wolf

譯述者 謝義偉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侯紹輪)

55
4405

